

說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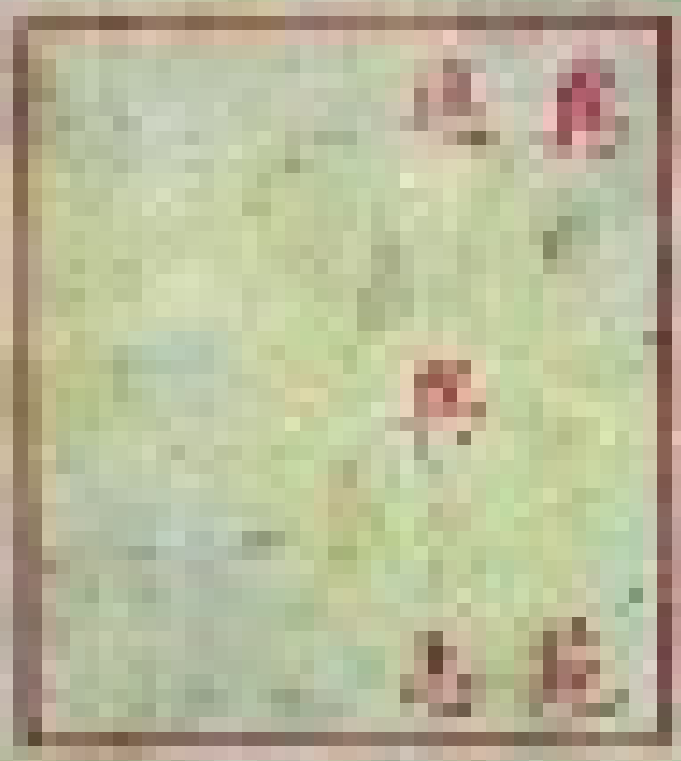
第三冊

異
述

異

苑
志

光緒二十九年



異苑序

嘗讀馬氏經籍攷則異苑之目已亡惟隋唐藝文有之而此冊卷帙政與志合第傳稱敬叔起家司徒掌記中兵參軍而三卷所謂義熙十三年為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史冊無聞何也然所稱司徒者非司馬道子則司馬德文而景王則宋武弟道憐也豈敬叔已廢復為宋武所簡以佐道憐耶更知南平之授乃武帝陰伺劉毅於敬叔耳故毅亦不分借以慢命罷之觀其書所載毅作書使王亮儲兵作逆及妻郭失身於桓玄其意益可見矣瀟水沈士龍識

異苑卷之一

宋 劉敬叔撰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郭云虹為雩俗呼為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喻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灾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峯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為竦桀自非清霽素

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為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尋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

一作忽

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

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半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甯縣清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鰯，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窰。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十丈。蠹蠹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漬皆竭。惟此巨流焉。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須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為五百陂。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牲禱祭。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眾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剉以為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晉吳隸為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為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為飛

魚徑。

蘭陵昌慮縣鄉

一作鄆

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

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

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

桑果蔚然。行人翔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所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

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

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

異苑卷之一終

異苑卷之二

宋 劉敬叔撰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

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龐琦為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鑪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琦

一作鬼

遂檻盛逸下。荆州無都北。乃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缸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竹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

凌浪如故。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

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

成大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崔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魴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員蓋滿中。銅器光輝曜。

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蛇。長可尺許。屋棟間乃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為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恠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闌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西域苟一作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遇。

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罌。

南康歸一作美山石城內有柑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

顛仆失徑。家人啖之。輒病。

陽羨縣小吏吳寵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為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為鳶。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一作州}竹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榘。時劉玄德軍於沛。年荒穀貴。士眾皆飢。仰以為糧。

北方有白桑榘。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篋管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元嘉四年東陽流^{一作留}道先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之禍祟。欲斫殺之。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為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生瓜。三莖一實。晉安平有越王餘算菜。^{宜作菜}長尺許。

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於舟中作籌算。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薯蕷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藟。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者

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隨所積之物而像之也。

人參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鐮。便聞土中呻。

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爛肌肉消腐。

隋縣永陽

縣字一多

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為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

畢備。又別有異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異苑卷之二終

異苑卷之三

宋 劉敬叔撰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繫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鸚所搏教其啄鸚脚僅而獲免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五月五日剪鵲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鵲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

相顧問。祭軍善彈琵琶。鵠鵒每聽輒移時。

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其甚美

晉義熙三年。朱猗戍壽陽。婢炊飢。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驅逐不去。有獵犬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咋殺犬。又噉其肉。唯餘骨存。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大聲以應之。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置牕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玄言大進。

晉義熙中羌主姚毗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鵠。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臯。養之此溝。

傳承為江夏守。有一雙鵠。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濫陽。止主人夏蠻舍中。忽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扳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

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

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為京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着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

日虎送桓下著門外。

太元中三字誤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為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為神。將有以也。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卧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仗。隱在崖側。熊輒共興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

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

不動也。

元嘉初青州劉幡射得一鵲剖腹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從而拔塞須臾復還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種類治傷痍多愈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躡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污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為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躡躡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晉義熙十三年余為長沙景王驃騎將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淚瘦瘠

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驅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軀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馬堅援之得登岸而一作西走廬江

晉隆安初東海何澹之屢入關中後還得一犬壯大非常每出入輒已知處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